

枯 葉 雜 記

東方文庫第十八種

東方雜誌社編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I5288
3
3

他其及記雜葉枯

著珂先羅愛

東
方
雜
誌
二
十
週
年
紀
念
刊
物



3 2168 3855 1

目次

枯葉雜記

序	一
一、街之樹	五
二、幻想之國	七
三、一個小女孩子的秘密	一三
四、「人馬」	二〇
五、獨一無二的寶貝	二四
六、小脚女子	三三
恩寵的濫費	四三
幸福的船	六七

枯葉雜記

——上海生活的寓言小品——

愈之譯

(本書奉獻於我在上海的親愛的朋友們——著者)

序

枯葉雜記及其其他

是在秋天，天氣有些兒寒冷了。這是我在上海所過的第一個秋天。回憶在日本所過的春日：有着許多親密的友朋和高強的與會——這樣的回憶使這秋天更加憂鬱而且更加寒冷了。我在這偉大的不識的都市中，竟是無限寂寞。幸而我找到了兩個在日本時曾經熟識的朋友。他們從日本到這裏，比我略早，他們却也覺

寂寞得很。我們差不多時常是在一處的。中國在我們看來只是一個啞謎，要猜透這啞謎，我們誠然沒有這樣的志願，却也沒有這樣的能力罷。我只是思量着歐洲，我的那兩個朋友呢，有的是念着南洋，有的是想着西藏。我們都覺着：我們的「幸福的船」已在中途裏破折，永遠是不中用了，我們被飄流到荒島上面，這荒島的名稱是叫「上海」。我們既沒有重造新船的希望，也沒有想把中國闢成我們的新大陸的那種勇氣了。我們無望地注視着人海；我們無牽無掛地立在繁喧的荒島上面。我們時常經過大市場，在那種市場裏，夾着一片人衆的喧擾聲，有整千整萬的人們，幹着買進和販出騙人和被騙的勾當，我們在那時候，嘴裏微笑着，心裏刀割一般的疼痛着，我們時常這樣地說：『真的，這裏是人跡未到的大森林哩！』有的時候到新世界去走一遭，我們便又時常這樣的嘈囂着：『有許多喜歡走到高山中去求靜寂的人，請他們到這新世界來罷，他們定覺着比在喜馬拉雅山上還靜寂得多哩。』

有一天我們很無聊賴地在這都市的街中彳亍着，我們偶然在一顆大樹的跟前停下來；這樹已經是全身裸赤了，只有一片枯萎的葉兒，還綴在上面。見了這大樹上的一片畸零的葉兒，使我們感受一種說不出的印象；我們一動不動，不聲不響的站在那裏，可是我們的時刻疼痛的心，却提出幾千百個問題來了。我們還不是和這葉兒一模一樣嗎？我們豈不便是人生的大樹上的幾片落葉嗎？阿，我們可憐這葉兒，也就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同樣的可憐啊！這葉兒恍惚在和我們說：『我幹過了一切的事，爲的是想延續在這樹上的生命；爲了保全生命，我除了我自己，誰也不愛了；生活的目的，只是求着不從樹上落下來。我如今已很孤獨了，憂鬱了，寒冷了；我不願意再幹什麼於世有益的事，我什麼也不愛，我時常只念着自己；因爲這樣的時刻想着，所以我便變成了枯萎了……』

我們一動不動，一聲不響的站着。

葉兒落下來，落在我的帽子上。我取了這一片葉兒，便帶回家去。

在寒冷的夜晚，在秋的夜晚，在寂寞而且不能睡眠的夜晚，我躺在牀上，把頭在被窩裏，緊緊的裹着。一想起了那被燬壞的幸福的船，我抵死地捱着痛苦，也不給號哭，也不給呻吟。剎那間那片枯萎的葉兒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他把他自己的許多歷史說給我聽。聽完了這些以後，我漸漸地忘却了我親手滅沉的那幸福的船了。如今我不再悼惜這船了，我也不再爲了這船而號哭了。如果一切都不過是一個夜夢，如果醒過來之後，我覺得幸福的船還是平安無事的浮在我的海洋上面，我還能依着我的志願去行駛這幸福的船，如果真是這樣呢，我也許決不變換方向罷，我仍舊照着原來的行駛方向，一點也不想更變；我是依舊要去走那條滅沉了船的舊航路的呵。

以下不過是那枯萎的葉兒的幾段故事罷了。如果這幾段故事能够刺戟我的讀者腦中的優秀的思想，如果這幾段故事能够激發他們心中的高尚的情感，那麼枯葉的一生也不算白費了，而在著者，却也可以算得達到了著書的目的了。

一 街之樹

在這都市的大街裏，我認識一棵大樹。這樹靜悄悄的矗立着，如今他不說什麼了，他什麼也不想說了。我不知道這樹有多少年紀，也不知道有多少老了，但是我却確實知道這樹見過這國度裏許多帝王的尊榮，而且也會見過他們的衰敗和滅落。他看見過這地方的百姓們受本國高級的強盜的搶劫，他又看見過百姓們受外國低級的強盜的搶劫；在那時候他哭起來了，而且向着風兒央求道：「阿，風呀，快把我吹倒了罷，我不願再見這世界了！」但是風兒只向這樹行了個敬禮，因為這樹已是這樣的老了。到了如今，這樹看見百姓們被本國人搶劫着，同樣地更被黃種和白種的外國人搶劫着；可是如今他，不說什麼了，他什麼都不想說了。這是什麼緣故，我全然不知道。

這樹看見過這地方的百姓們，奴隸模樣地在泥土裏跑着，伺候他們當中的大

人先生，他又看見過百姓們搖尾乞憐地拜倒在外國屠戶的跟前；在那時候，他便向那建造西洋風的新街道的砍木工匠嚷道：『阿，快砍，砍了我罷！快砍，快砍！我不願意再見黃種的惡魔，也不願意再見白種的厲鬼；我不願意再見奴性的百姓，更不願意再見奴性更深的官員了！』但是砍木的工匠們只向這樹側着他們的帽子，因為樹是這樣地老了。到了如今，這樹看見這地方的百姓們，匍匐在泥土裏，生活在塵沙中，誠惶誠恐地頂禮膜拜本國和外國的屠夫們；可是如今他不說什麼了，他什麼也不想說了。這是什麼緣故，我全然不知道。

這樹看見西洋風的新式闊大的街道現在眼前了，專給貪得無厭的本國外國的強盜居住的高大建築物，現在眼前了，他又看見異常美麗的公園——現在眼前了，而在這些公園裏，却只有這個國度的百姓們沒有散步的權利；在那時候樹失望地嚷道：『阿，這百姓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呵？這國度到底怎樣了呵？這民族的壯烈的精神莫不是已死去了嗎？這國度的偉大的靈魂，已永久消失了嗎？在青

年們的胸膛裏的英雄的心已不再跳躍了嗎……？」

沒有人回答這樹的話；壯烈的精神死去了，沒有，偉大的國魂永久消失了，沒有，委實是誰也不知道罷。從那時候起，樹便靜默了，從那時候起他再也不說話了，他什麼都不說了。他靜悄悄地矗立在這個都市的大街裏。如今靜悄悄地他注視着有數千年民族歷史的青年們，起初是玩着球戲和田徑賽，到後來呢，有的是弄着賭博，——在那賭博中，他們把他們自身的榮譽，他們民族的榮譽連同最後的錢，一古腦兒都輸在桌上了，——有的却又加入了強盜們的軍隊裏去了。如今不動聲色地他瞧着許多青年們，始之以幾盃廉價的洋酒，終之以幾筒送命的大煙。如今不聲不響地他看着數千年古國中幾個的老輩人，他們拿主義當作了一種營業品，他們把自己的良心賣給這個，又轉賣給那個，哄騙了國家，欺負了人民……樹再也不說什麼了。這是什麼緣故，我全然不知道。

二 幻想之國

是在春天。那棵老樹上的年青的葉兒唱着綠色的頌歌，頌讚太陽，頌讚溫暖而多夢幻的夜晚，頌讚神祕的月亮，頌讚迷陣似的星兒們……

他們爲了歡樂而顫抖了，爲了充塞於每個葉脈內的愛情而顫抖了。

他們問那樹道：『阿，好樹阿，阿，老年的樹阿，告訴我們罷，我們該怎樣去用我們的愛情呢？告訴我們罷，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我們應該愛誰呢？』

但是樹不作聲，他什麼都不想說了。於是葉兒惱了，爲了愛情而顫抖着的葉兒都惱了。

是在平和靜肅的夜裏。神祕的月亮幻化了大千世界；衆星，在天空間放射出閃耀的迷陣；無知的夢魂，佈滿了大地，對着大理石宮殿裏的國王，對着田野草堆上的牧童，調笑着春之調笑。

一切都在夜裏了……

在那春之夜裏，南方的惠風也突然地睡着了，在向大江去的路上，在向西洋風

的都市去的路上睡着了，在從南海來的路上睡着了。南風在大路上睡着了，頑皮的夢正在向他弄着春之調笑。突然間在萬籟俱靜的夜晚，都市的鐘聲鳴了，因爲那鐘便在這春之夜裏也是不睡覺的哩。

風兒喫了一驚。

「那原來是一場春夢嗎？」南風突然地嚷着。頑皮的夢微笑着飛去了。

「等一回兒，等一回兒罷！」南風嚷着。「等一回兒罷，阿，春夜的夢呵，至少等一刻罷，至少回對一句話罷。」

但是夢笑着悄悄地飛去了。南風鼓着輕快的翼，在後面飛着，想捉住那夢。「等一回兒，等一回兒罷，」他嚷着，「至少回對我一句話。」

頑皮的夢把自身躲在那老樹上的綠葉叢中；風兒不久便追到了，問那樹道：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告訴我罷，春夜的夢飛到那裏去了呢？」

但是那樹不作聲。那躲在裏邊的夢兒微笑着。綠葉因爲笑面顫抖着。

南風吻着綠葉感情地問道：『阿，綠葉呵，說了罷，阿，綠的小兄弟呵，春夜的夢飛到了那裏去呢？』

綠葉頑皮地回答說：『不知道。我們當真沒看見，因為是在夜裏哩。但是那夢許是飛到了美麗的南極星宿裏去，也未可知罷。』綠葉們這樣地說，他們心想春夜的夢是要永遠住在他們那裏了。夢兒暗暗地笑着。那樹只是不作聲。

南風接着感情地說：『阿，綠葉呵，阿，綠的小兄弟呵，我夢見了「幻想之國」；我夢見了「幸福之島」；那島是在「情愛之海」裏，島上有「友誼之港」；港裏流着「歡樂之川」；在那島上永遠開着「誠信之花」；生着「道義之樹」；在那島上高聳着「自由之山」；照耀着「真理之日」；「正義之月」和「美藝之星」……阿，「幻想之國」裏的奇景異蹟，真是不可勝數呵！阿，綠葉兒呵，同我來罷，阿，綠的小兄弟呵，到「幻想之國」裏來罷！』

『但是打那一條路去？你知道到「幻想之國」裏去的路嗎？阿，快說，說罷，阿，南方

的惠風呵！」綠葉們熱心地問着。

『那路……只有那路我却全然不知道，我待要問那春之夢，可是他們早就飛去哩……』風兒不悅地回答說。

葉兒歡悅地嚷道：『阿，夢兒都躲在這樹裏，快問他們，問到「幻想之國」裏去的路罷！』

但是頑皮的夢兒却早已不在那裏了，他們悄悄地飛去了，而且暗笑着南風，暗笑着綠葉們。那樹却只是不作聲。

於是葉兒詫異起來，央求那樹道：『阿，好樹呵，阿，老年的樹呵，告訴我們罷，南風的話算得數嗎？告訴我們罷，當那神祕的月亮幻化了大千世界，當那衆星在天空放射着閃耀的迷陣，在那樣暖而多幻想的春夜裏，可以信那夢兒的話嗎？』

那樹不作聲，他什麼也不想說了。樹委實知道那「幻想之國」的夢已飛到北地裏去了，飛到神祕的「雪之國」裏去了，飛到有偉大精神的國土裏去了，飛到具有

推翻全個世界的潛勢力的國土裏去了，但是他只是不說；樹委實知道那「幻想之國」的夢是不怕寒冷，也不畏冰雪的，但他不願意說出來；老年的樹委實知道「雪之國」裏的國民，是怎樣地愛着那些夢兒，但是他不願意講哩。

南風嚶了起來，「阿，綠葉呵，同我來罷，阿，綠的小兄弟呵，來罷，大家去找尋那「幻想之國」罷！那國土總有一處是在着，我們恍惚覺得這樣的。」

「我們一些都沒有覺得。」綠葉回答說，

南風感情地接着說：「如果「幻想之國」竟是沒有的，那麼我們就自己創造一個罷！」

「但是怎麼呢？我們自己怎樣纔能創造出一個「幻想之國」，在這國裏是有「真理之日」，「正義之月」，「自由之山」的？」那些綠葉兒腳踏地問着。

南風答說：「只消用了我們青年們靈魂裏的剛勇而且偉大的精神就得了。從青年們的勇敢的心裏發出的偉大的精神，是具有萬能的勢力的；這種精神就是

上帝——創造過去，現在，未來一切世界的上帝。」

「阿，好樹呵，阿，老年的樹呵，我們那些青年們靈魂裏的精神是可靠的不是呢？」
綠葉便問。

但樹只是不作聲，他什麼也不想說了。

於是許多的葉兒都嘆道：「我們什麼地方都不去了，我們決不再到別地去找『幻想之國』了；我們決不離去我們的本枝，決不離去這老年的樹了！」

那樹不作聲。

南風鼓着輕快的翼而飛去了……

天明了……

三 一個小女孩子的祕密

是在春天。那老樹上的綠葉爲了愛和歡樂而顫抖着。一切都微笑着——青的

天，驕傲的太陽，在無限的太空中找尋着幸福的多變幻的雲。在這春日裏，這老樹的跟前來了一個小小的嬰孩，來了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子。她也微笑着。她也爲了愛和歡樂而顫抖着。她的眼睛恍惚含有一種隱祕的希望而閃爍着。

她說：——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凡是人誰都是要死的，這是真的嗎？這豈不是說我的哥哥現在也免不了要死嗎？阿，一定不是的，因爲他還只有十二歲哩。難道只因爲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凡是十二歲的孩子都應該死嗎？阿，綠葉子的好樹呵，我除了他便誰也不愛，除了他我便沒有可愛的人了。我不愛叔父和嬸母，因爲他們賣去了我的大阿姊，葬我的爸爸，後來又賣去了我的二阿姊，葬我的媽媽，現在他們又想把我賣給別人家，也只是爲了要去請一個有名的大夫，來醫我哥哥。但是這一樁事，我的哥哥是不會同意的呵。」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長親把女孩子們賣去了，但是買她們的又是誰呢？哥哥

和我說，他們買了我們的兩個姊姊去，隨後又把我們姊姊在黑夜裏賣給人家，這是真的嗎？我時常要想走到拿女孩子做交易的市場裏去看看，可是沒有人肯領我到那地方去呵！

「阿，綠葉子的好樹呀，吐血竟是一種兇險的症象嗎？如今叔父嬸母說，哥哥不可再到房間外面來了，不可和他的同伴玩耍了，不可用功了，不可念書了，也不可多說話了；他只能靜靜地躺在牀上，或者坐在窗口的那把靠椅裏。阿，他是怎樣地苦惱呵！因為從窗口望到外邊，看得見的只有高而污穢的磚牆罷了。阿，綠葉子的好樹呵，爲什麼他們到處造起又高又污穢的磚牆呢？難道故意要使人看不見自由的世界，看不見那著着春的服裝的樹木嗎？」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我不可和哥哥同坐了，不可再貼着哥哥的膝蓋了，不可和哥哥玩耍了，因為叔父嬸母說我已經是個大女孩子了。但是我和哥哥分了手教我怎麼生活呢？我所愛的只有他，他所愛的也只有我，我們倆都不愛叔父和嬸

母，因為他們賣去了我們的大阿姊葬我們爸爸，賣去了我們的二阿姊葬我們媽
媽……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你一定不會把我們的最大的祕密給人家知道罷，你
不會去告訴誰，不會告訴春風，也不會告訴浮雲罷，不是嗎？」

「天已大黑了，大家都已在屋子裏睡覺了，沒有多久，我便偷偷的走進哥哥的
房間裏去。那時我好不幸運，那時我什麼都忘了。我和他一塊兒躺在他的牀上。我
睡在他的被窩裏，他溫和地擁抱我，我也親昵地吻着他的慘白而又有奇異斑點
的臉頰……」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那時我好不運氣呵！我們那時講了許許多多的話，講到
天上的上帝，講到美麗的仙人，又講到我們的昇天的爹媽，還講什麼海裏的妖精
哩，山上的魑魅哩，躲在大森林裏邊的可怕的豺狼哩，住在我們城裏的白種人哩
……」

「我們把身子躲在牀帳裏邊，在被褥面上燃着蠟燭，玩着各種遊戲，又翻開了外國書，看那書裏畫着的禽鳥。到了神疲力倦了，我便橫在他的被窩裏睡了一覺。直等到時鐘奏着他的音樂時我們纔醒來……阿，時鐘真是好朋友呵，他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叫醒我們，纔使叔父嬉母一點都不會疑心。在那時候我便偷偷的溜回了我的房間，在那裏坐待着天明……」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女孩子們爲什麼不能和男孩子們一塊兒睡覺呢？這不是很糟嗎？那麼我爲什麼又是這樣快活呢？他吐着血却也很快活，他的臉上，是時常帶着微笑的……」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我疑心，我全然不信吐血是危險的事情。你一定不會把我們的秘密給人家知道罷，你不會把這事情告訴誰，不會告訴春風，也不會告訴浮雲罷……」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我也吐着血，但這是沒人知道的。我背着人暗地裏唾吐，

而且把吐出來的血痰藏過了；要是藏不過，我便自己吞下了。看哪，我如今到處都可以逛着，和我的朋友們玩着，而且有這麼快活；但我的哥哥，他只能躺在牀上，而且只能望那窗子外邊的東西，那窗子外邊看得見的，是只有高而污穢的磚牆罷了。阿，綠葉子的好樹呵，他們爲什麼要有污穢的磚牆呢……

『但是最壞不過的是我的哥哥每天要喝最苦的湯藥。阿，綠葉子的好樹呵，苦口的藥可以治肺裏的病，這是可信的事嗎？叔父和嬸母都說是可信的，但是哥哥却不信。他時常流着眼淚喝這一種藥，但是現在他可不喝這藥了，現在差不多時常是我代他喝藥的。每天晚上我們兩人在牀上玩紙牌的時候，哥哥總是和我賭着誰輸的便要喝這藥。他老是贏的，因爲他是很聰明，因此我便時常替着他喝藥了。阿，他爲了這個怎樣地時常歡笑呵……』

『我們的叔父嬸母呢，一定不會知道這事情罷。阿，我的哥哥是非常小心，而又是非常聰敏的呵，便是叔父和嬸母也時常被牠瞞過哩……』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小孩子們太聰明了，便不能活着長久，這是真的嗎？我不相信這個，你呢？難道只有愚人倒可以活到老嗎？阿，這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祖父母都活到了九十歲，但是有許多人說，他們却也略有一些聰明的；我們的叔父、嬸母沒有人說他們有一些聰明，那麼不知要活到多少年紀呢……」

「阿，綠葉子的好樹呵，把你的幾片葉子給我罷，我要替我的生病的哥哥，編一頂綠色的冠……」

她伸着手到樹上面。那些綠葉都嚷道：「阿，好樹呵，阿，年老的好樹呵，這被稱作『人類的孩子』的一種造物，我們可以信託嗎？」

那樹不作聲，他什麼也不想說了。

葉兒狐疑着，他們中間有許多都嚷道：「我們沒有人可以信託了，我們決不離去我們的本枝，也不離去我們的母樹了！」

只有些少的幾根丫枝傾側到地上，只有些少的幾片葉兒落了下來。於是女孩

子歡天喜地地拾起那一堆葉兒，編成了一頂綠色的冠。她唱着歌走回家去。那時他的哥哥露出一副慘白色的有奇異斑點的臉頰，正在那邊等着她。他已經是死的了……

那樹不作聲。那樹知道後來他們把那頂綠色的冠戴在死人的頭上當作了殮物，但是他不願意說。樹也知道他們把小女孩子賣了去葬她哥哥，但是他不願意說。樹只是不作聲，他什麼也不想說了。

一切都微笑着——青的天，驕傲的太陽，在無限的太空中找尋着幸福的多變幻的雲……

四 「人馬」

春天過去了。那棵老年的樹上的葉子，受了太陽的熾熱的親吻，起首變成了黃色。他們也不唱頌歌了。他們疲倦了。美麗的青春的愛和歡樂，都變了過去的幻夢。

了懷疑，猜忌和傷感起首充塞於每條葉脈裏；葉兒們都沉重地吊在安靜而又熾熱的空氣中。那樹和先前一樣地靜寂，他並不想再說什麼了。

有一晚上那樹的跟前來了一個。他還在年青，他好像——如果只是說「好像」——應該有受享一切幸福的權利罷。便是那人自己也全不疑及他自己的年青，他全然忘了他應該有受享幸福的權利了。他傷感地圍抱着那樹，而且把那燃燒着的臉頰緊緊地假貼在樹皮上。

已在夜裏了，但是星兒却不願露臉，月兒也把這地球忘了。悶熱得利害。風兒一點兒都不想動一動。樹葉兒沉重地吊在空中。那人的臉和樹假貼着，一動不動的貼着；他恍惚想找幾句話來說似的。那樹却只是不作聲。

他終於悲苦地說了。

「阿，黃葉子的好樹呵！到了什麼時候，我纔能不給人家做馬匹呢？到了什麼時候，我才能不給人家做駝重的牲畜呢？到了我吐血的時候，到了胸內的肺葉全都

毀傷的時候，是不是呢？這時候如今可是也已到了呵！我好久便吐着血了；我的肺葉也贖得沒多幾片了。阿，黃葉子的好樹呵！你告訴我罷，到了什麼時候，我纔能不再挨着「騎我的人」的打罵呢？要等到他們把我的牙齒打折，不再能咀嚼了，等到我失却了聲音，不再能對着人類進步，對着可驚的西洋文化狂吠了，那是不是呢？如今可是也到了這時候呵！他們早已打折了我的牙齒，我不再能咀嚼了；我不再能吠着他們的進步了，因為哭泣和嗚咽，我的聲音也早已嘎了。」

他張開了他的手掌，那些葉兒看見他掌上的幾對白的牙齒，夾着一片血和污泥。那樹也看得見那出血的嘴，但是他說什麼，他只是不作聲。

那人往下說道：「阿，黃葉子的好樹呵，沒有光可使我歡悅了，沒有暖可使我受用了，更沒有自由的空氣可使我呼吸了，這樣的生活，我要忍受到什麼時候纔止呢？難道要等到那心爲了憎惡全人類而粉碎，爲了咒咀天和上帝——創造出世界和人類，再使人類把世界造成地獄的上帝——而爆裂的那時候嗎？」

『阿，黃葉子的好樹呵，便是在夢裏，我也不曾握過一隻友愛的手；但是白的手，黃的手，青年的手，老年的手，男的手，女的手，多多少少的手，却打着我呢？便在幻想中，我也休想有一個溫柔的面龐，親昵的櫻唇，和我接一個吻兒；但是多少本外國的嘴，唾棄着怒罵着我呢！阿，綠葉子的好樹呵，可憐着「人馬」罷，可憐着上海的人力車夫罷！全體人類我都憎恨着，可以給我懷抱的只有你罷了。』

但是那樹不作聲。黃葉兒便嚷道：『阿，好樹呵，阿，老年的好樹呵，告訴我們罷，這被稱爲「上海人力車夫」的生物，是值得憐憫的嗎？』

那樹不作聲，他不想說什麼了。於是葉兒納悶着，他們當中有許多忽然嚷道：『我們不理會他也罷，由着那生物自己幹去；我們決不離開我們的本枝了。』

只有幾片葉兒落在那人的肩上；他們和他說着：人都是有享受幸福的權利的，人在這世界裏是都應該被愛的。但是那人一動也不動。昏黑的夜正在管領着大地。悶熱得厲害，星兒不願意露臉，月兒也像把地球忘了。

早晨警察發見一個人死在樹底下，披滿了一身的黃葉。那人硬挺挺的抱住了那樹，冰冷的臉頰和樹皮貼着；在他的手掌裏他們發見從他嘴上打拆的幾對來着血和污泥的牙齒。警察署裏的醫生，驗明這人是因心臟碎裂而死的，但是他却沒有知道：這人的心，是因為憎恨全人類和人類的可憐的文明而碎裂的，是因為咒咀天和上帝——創造世界和世界裏的人，以使人類把世界造成地獄的上帝——而碎裂的。警察署的醫生確實不會知道這個罷。那生着綠葉子的樹呢，對於這事，却一個字都沒有說……

五 獨一無二的寶貝

是在別一個晚上，熱而又靜的晚上。全世界都在睡眠中，想忘却現實的生活。富的和貧的都在夢裏追求着幸福，而且比在實際生活裏，都要順利的多了。那樹不作聲。黃葉一動不動的吊在寂靜的空中。在那晚上老年的樹的跟前來了一個殘

廢的女孩子。自從她生下來，『命運』便注定她，使她成爲一個女乞丐；到了後來『命運』便又注定她，使她成爲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厭物。但是『命運』竟忘却了沒有給這殘廢的女孩子以一顆頑石的心，使她不會覺得上帝的不公和人們的殘酷。『命運』全然忘却了，沒有在她的胸背的兩個駝峯上面，加上一顆無腦的頭，使她再不會思想些什麼。

那殘廢的女孩子，跌倒在地上，她想把她的燃燒的臉龐，藏在『地球母親』的石頭的懷裏。她失望地嘆道：

「阿，黃葉子的好樹呵，我不到他們那裏去了，我再也不向人求乞了——我委實並不再想活着了！阿，黃葉子的好樹呵，伸手求乞的生活，呻吟着痛哭着以求食物的生活，有什麼法子可以忘掉嗎？阿，黃葉子的好樹呵，我向你伸着手，我向你作最後一次的求乞，求你想個法兒使我忘掉近兩天的事情罷！我很想忘掉他，我說的是誰，你一定知道罷。他戴着美麗的帽子，穿着洋式的衣服，和明晃的皮靴。我但

願忘掉他呵！但我願永遠忘掉這相貌這眼睛呵！沒一個人，沒一個人我是愛的，我但願死了不愛誰。但是那個相貌，那個眼睛呵，綠葉子的好樹呵，你使我忘了罷！我向着你最後求乞，求你使我忘掉了罷。我一切都饒恕他們，由他們嫌憎，由他們唾罵；我並沒咒咀着他們的兇殘和暴厲。對於上帝我一切都饒恕，給我駝背也罷，給我獼猴般的臉龐也罷。在日裏，我在冷僻的街道蹣跚着，得不到一頓飽餐，在寒冷的夜裏，我和着狗在一處，又得不到一覺安眠，但是我都不計較這些，我不因此而謗譏上帝。我的肉體的磨難是受不盡的，我的精神的痛苦是無窮盡的，我的心的疼痛是不會終止的，但是我也不計較這些，我不因此而悔瀆神明。我一切都能饒恕，我只求忘掉了這兩天裏的事情就好呵！」

那樹不作聲。葉兒在夜間靜而又熱的空氣裏顫抖着。全世界都在睡夢中，想要把現實生活忘掉了。

女孩子往下說道：『阿，黃葉子的好樹呵，你知道求乞是比飢餓還要難過嗎？要』

是我够能捱着飢餓呢，我是再也不向他們求乞了。但是「餓」是地球上最有勢力的王哩。他緊緊的握住了拳頭，管領着冷街僻巷，統治着矮居陋室，君臨着一切貧苦的人們。在這污濁的人境中，誰也休想脫離了「餓王」的支配，雖然我也曾經儘力想脫逃過的。在這兩日裏我全然想不到他們那裏去了，可是到了末了，我依舊是非去不可，因為餓王使我不去哩。我伸開了手，向他們求乞些食物，但是他們都頭也不回的走去了，還露出一副憎惡的樣子。我相信他們當中有許多自己也正在餓着，因為他們都是這條冷街裏的居民哩。但是離開這冷街，走到了別地去呢，我可沒有這樣的膽量了；我怕那洋式的大街，比死還要怕。我在街道的壁角上坐下來，想着天上的浮雲，在這當兒，一個人過來了，一個青年，戴的是美麗的帽子，着的是外國式的衣服，登的是明晃晃的皮靴。見了這人的臉孔，見了這人的眼光，我連什麼也忘了；恍惚在我身上出了什麼岔子似的，我忘了伸手了，我也忘了求乞了；我只是呆呆的看住了這人的臉頰，這人的奇異的目光。這人微笑着，拿了

個銀角，拋在我身上，隨即走去了。

『在我的身上，恍惚出了什麼岔子了。我的心因為快活極了，突然的跳起來；我的靈魂突然的向天上的浮雲唱起頌歌來。』

『我拾起了銀角，藏好在懷裏，這是我的獨一無二的寶貝了。我情願餓死，却不愿意把這寶貝用去了。』

『我重新再向他們去求乞。但是現在他們恍惚都知道我懷裏有一枚銀角似的。他們不懷好意的在旁邊經過，他們恍惚妒忌我，不肯放過我似的，他們因為我得了些寶貝，就像決不干休似的。他們好像賭咒着要叫我花用了我的獨一無二的寶貝，但是我情願就死，却不願意把這花用了。』

『又過了一天了，我依舊得不到食物，而且我已經窺見死神躲在這條冷街的每個暗角裏了。但我依舊用了無力的手，把我的寶貝緊緊的揣在懷裏，更緊的揣着。』

「臨了，我便決定用那最後的計策了；我走過去，走到了洋式的大街上。我不會到過白洋鬼子的大街，而且以後我也再不會來到這裏了。我聽見過許多關於這大街裏的事情；我很怕這大街，便連想起來都有好些怕。

『在寒冷的夜裏，在寒冷而且生氣的天幕底下，我在那條冷街，時常夢見了恐怖的地獄，夢見了恐怖的魔鬼。如今走到這街上，我便是真的遇見了恐怖的地獄了。在這裏恍惚什麼都是從怨厲和仇恨變成的——睥睨一切的高屋咧，飛奔着的電車咧，倨傲地矗立着的電燈柱咧，忽忽的走東走西的人們咧。

「心是怎樣的跳着啊！我貼着牆壁走，我又時刻恐怕這牆壁坍下來，壓倒在我身上。我全然忘記了飢餓了；向他們伸着手求乞，是恍惚比躲在暗角裏的死神都可怕呢。我顛巍巍的走過去，因為我的兩脚踏着的每塊石頭，恍惚都埋伏着不測的深淵似的。我甚至連呼吸都有些害怕，因為便是空氣也恍惚是我的仇人了。我這樣地蹙過去。忽然間，剛正在街的對面看見了一個可怕的鬼魅——在那邊

站着一個女孩子，她的胸上長出一個駝峯，她的背上又長出一個駝峯，她的獼猴般的面龐顯出一副難以想像的惡相。她差不多裸露着半個身子，被了污穢的襪，她的頭髮，恍惚從來沒有見過篋梳似的。我曾經見過了許許多多的苦人，我生長在殘廢的苦人中間，但是可怕得像這洋式大街上的鬼魅那樣的，我却委實沒有見過哩。

「我的心因爲憐憫這人而作痛了，我爲了痛苦而呻吟了。」

「我取出了我的銀角，取出了緊緊地藏在我懷裏的我的獨一無二的寶貝，我拿這向那女孩子擲去，我把這給了她了。在那當兒我纔明白了一切，我自己咒咀着自己……」

「阿，黃葉子的好樹呵，教給我咒咀那白洋鬼子，和他們的大鏡子罷！我爲了恐怖而叫喊了，我待要想跑到別地去，但不知爲什麼，竟是動彈不得了。許多過路的人都停下來，看了我發笑。我想要跑逃，要是不能，我寧願立刻便死了；但是死神只

是惡狠狠的躲在遠處的暗角裏，他不肯出來阿，我要怎樣地祝福腳下的石頭，如果能夠立刻掀開來讓我掉下地底的深淵裏去呵！但是這些石頭偏要和我過不去，竟是一些縫兒都沒有。阿，我要怎樣地感謝那牆壁，若果能夠立刻坍下來壓在我的身上呵！但是牆壁依舊惡狠狠的矗立着。那些過路的人呢，都停下來看了我笑着。

「剛在這不幸的當兒，我忽然看見那人了，——看見華貴的相貌，驚奇的眼睛，美麗的帽子，洋式的衣服，和明晃晃的皮靴了。我便蹙到了那人的身邊，失望地嘆道：「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逃開這裏罷！」

「阿，黃葉子的好樹呵，那人起初哭着，忽然變過了臉色了，他用了顫抖的嘴唇嚷着道：「讓開，妖精，快些讓開！」於是他又舉起明晃晃的靴子，猛力的蹴來，蹴在我的胸部的駝峰上。

「這一蹴，他把心也蹴成粉碎了……

「我仰天跌倒在地上，背脊的駝峯被壓在下面……阿，黃葉子的好樹呵，讓我不要再提起這話兒罷！讓我忘了一切罷，當作我的最後的求乞，請你把「忘記」給了我罷，我一切都饒恕他們，便是那面大鏡子。我一切都饒恕上帝，便是這一對駝峯，便是這獼猴般的臉龐，請只給我「忘記」罷……」

她把她的臉龐藏匿在「地球母親」的石頭的胸懷裏。那樹不作聲。只有黃葉兒嚷道：「阿，年老的好樹呵！這生着兩個駝峯獼猴模樣的生物是值得憐憫的嗎？」那樹一句都沒有回答。葉兒們納悶着，有許多便嚷道：「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應該憐憫誰，也不知道應該怎樣的憐憫。所以還是好好兒的息在這樹上罷，別要離開我們的母樹罷！」

黃葉們這樣的說着，但是那殘廢的女孩子什麼都沒有聽得，她已經是睡着了。在睡夢裏，她看見一面大鏡子，鏡子裏映着一個美麗的姑娘。那姑娘有着的一雙深碧的眼睛，在這眼睛裏可以看見無邊的青天；那姑娘有着玫瑰色可愛的小臉頰，

這臉頰正是畫家在描寫春光時所時刻冥想的；那女孩子有着時常含笑的硃唇，這硃唇也正是詩人在美麗的月夜中所夢見的。那個幻想的姑娘，却又對一個男子微笑着，那男子戴着美麗的帽，穿着外國式的衣服，著着明晃晃的皮靴，長着一副華貴的臉龐和一對神異的眼睛。他也向着她微笑，而在這洋鬼子的大鏡子裏，一切都向着他們微笑哩。那睡着的殘廢女乞丐，知道這美麗的含笑的姑娘便是她自己，而那華貴的男子却是她的永久的英雄呢！

她不再醒來了。幸福的夢，對於她，將要永遠的繼續着呢。

那樹不作聲。他不想說些什麼了。

六 小腳女子

秋來了。樹上的葉子都變了紅色了。夏天的熾熱的接吻，也變成了過去的夢了。一切都悶悶地等待着憂悶的冬天到來，壯大的希望，美麗的夢景，引人入勝的幻

想，一切都飄流到『記憶之國』裏去了。樹和先前一樣地默着。有一天樹的跟前來了一個女孩子，在額上流着香汗，在眼裏流着熱淚。她差不多已經走不動路了，因為她的腳是這樣小，這樣的纖細：人家從她出世的時候起，便已把她的腳做定了男子的玩物，不再給她在街上行走了。

那女孩子在大樹的底下坐下來號啕着。那樹不作聲。紅葉們都顫顫的觀看着這正在哭着的稱為『中國女子』的生物，這生物裹着一雙小腳，便要想自由行動也不能了。

那女孩子哭着說：『阿，紅葉子的好樹呵，可憐這小腳的女孩子罷。這一雙小腳已不願意再行走了，這顆心也不願意再跳了。阿，紅葉子的好樹呵，可憐這一雙夾着血和污泥的小腳罷。我拚着這一雙小腳從那邊很遠很遠的山上步行到這裏，從那邊玩弄月亮、嬉戲雲霞的最高的大山上，走到了這裏。我立意是要在那邊的山上過世的。在那邊，從莊嚴的山嶺，和強固的巖石裏，我曾經學得了愛情。我愛

過那個大膽勇敢的男孩子，他是山之子，他是強固的巖石的兄弟。是驕傲的鷗的朋友，從在搖籃裏的時候起，我們倆就訂結了婚約，我和他一塊兒學着愛那高山，而怕那大江——那「地上的謎」，神秘的揚子江在每個早晨，當那太陽溫和地把山上積雪映成紅色的時候，當那太陽帶了大江的信敬禮山的巨人的時候，我爲了我的未婚夫，感謝那大山，爲了我的幸福祝福山上的積雪。而在每個黃昏呢，當太陽的臨別的一道光線，接收了映成黃金色的山上積雪帶給那大江的最後的書信的時候，我又爲了我那勇敢的英雄，爲了我的山的愛祝福那大山。每個早晨和每個黃昏，都是這樣的幹着，只有一日……阿，紅葉子的好樹呵！只有一日我忘記了這事了，只有一日我沒有爲了我的未婚夫祝福那大山，沒有爲了山的幸福感謝那積雪。這一日我和他一塊兒站在高岡上。我瞧着和高山作別的最後一道的太陽光線，但是他呢，他只瞧着我，不是瞧着我，是瞧着我的那一雙小腳兒。他和我說：「應許着時常幸福罷，時常可愛的觀看那大山罷。」

「阿，是啊！」我回答說，「如果在美麗的大山我還不幸福，便沒有地方也沒有時候我會得幸福了！」

「他向我笑着重又說道：『應許着，不拘什麼時候，不拘爲了什麼緣故，都不要到那大江去罷，不要到那地上的謎，不要到那神祕的揚子江去罷。』我回答說：『阿，一定的，不拘爲了什麼緣故，我總不會到大江裏去呢！』」

「於是他用了他的強壯的手臂，擁抱着我，溫和地攙扶着我，從那高岡上走下來，而且在那時……阿，紅葉子的好樹阿，那時我深深的感謝着我的爹媽，因爲他們替我裹了一雙小腳，那時我又祝福那一雙小腳，因爲使我的行走時要人家攙扶，而他攙扶着我，於我是何等有趣的事兒阿！於是在這一回兒我忘記了爲我的未婚夫感謝大山了，只有這一回，我纔忘記爲我的幸福祝福山上的積雪了。那時我只知道感謝着爹媽，祝福那小腳。阿，紅葉子的好樹阿，只有這一回兒，我纔忘却了一切了。」

「第二天早晨，當那太陽，帶了大江的信敬禮大山的時候，他已經不在山裏了。」他到那裏去了呢，他爲什麼緣故離開這山呢，沒有人肯和我說。他們不和我說話，只是哀憐模樣地看定了我的一雙小腳兒。我哭了好幾月，有好幾月我只是納悶着，只是想猜出一個緣故來，他不別而行是爲的什麼。到了最後，我纔決定了，還是離開這山，走到別地去找尋他罷！

「我和堅強的友誼的巖石，接了一個吻，向那積雪辭了行，再向下面的山谷含淚微笑着說了聲再會，然後我走了。」

「我走到了大江邊上，我知道他是在這裏。我知道，我覺得——我的心也確定着（心是從來不會哄騙過人的）——他是到了洋式的都市裏去呢，他正住在洋人的中間，住在各色的鬼子的中間呢。」

「阿，紅葉子的好樹呵，我用了這一雙小腳，從那高山上一直走到了這都市，我走了很多的路了；但是如果那路還有一百倍的遼遠，一千倍的艱難，我仍然是毫

不遲疑的走去的，而且是擠了這小腳走去的。我相信在旅路的盡頭，我的英雄在那裏等着我了，我的幸福也在那裏等着我了。這是心告訴我的，這是心向着我賭咒過的；可是這一回心却錯了昵……阿，紅葉子的好樹呵！那心欺瞞了我了，哄騙了我了，而且他現在也不願意再跳動了……我終於尋不見我的英雄，那山之子，那堅強的巖石的兄弟，那驕傲的鵬的朋友，是永遠尋不見的了。我只尋見了一個青年，他的臉頰是慘白的，容貌是憔悴的，雙目是黯淡無光的，嘴唇是只含着悲哀的微笑的。在他的籠統的頭腦裏，所盤旋着的便只是金錢，在他的胸懷裏，所刺激的便只是黃金的貪慾，支配他的心的，便只是奴性的貧乏的恐怖。爲了尋求財富，他把什麼都忘却了，他忘了山的尊嚴，和鵬的勇敢，現在他所恐懼的便只是貧窮……阿，大江呵，稱爲地上的謎的神祕的揚子江呵！你拿了山的英雄變做了什麼呢？你拿了巖石的兄弟的心做成了什麼呢？難道在這國裏奴性的動物還不够多嗎？難道在你的岸邊勢利的畜牲還嫌太少嗎？難道在這都市裏，貪得無厭的王八

羔子還有添加的必要嗎……

「阿，紅葉子的好樹呵！他和我說，在這個世界裏小腳已經不配行走人生的旅路了，在這國裏小腳的女子也不配從事生活的戰鬥了。阿，紅葉子的好樹呵，這是真的嗎？你是年老了，你對於世界比我們知道得更多，告訴我罷，小腳當真不配行走人生的旅路嗎？告訴我罷，如今誰配從事生活的戰鬥呢？」

那女孩子哭泣着等樹的回答，但樹只是不作聲，他不想說什麼了。紅葉忽地嚷起來道：「阿，好樹呵，阿，老年的好樹呵，我們不該憐憫這被稱作「中國女子」的小腳的——幾千年文化的產物——生物嗎？」

但樹只是不作聲，他一句話都不願意說了。於是葉兒因為納悶而顫抖着，有許多都嚷道：「我們全然不知道怎樣地憐憫，也不知道應該憐憫誰，所以我們還是在枝上安心住着罷！」只有幾片的葉兒落下來，落在夾着血和污泥的小腳上。他們和那從山裏出來的哭泣着的女孩子喃喃地說着。他們說：行走人生的旅路，是

不必要有巨大的腳的，只要有巨大的靈就是了，從事生活的鬭爭，所要的不是老虎的腳掌，也不是雄馬的蹄爪，所最需要的却是堅決的意志，明析的理性，堅毅的心思，公平正直的精神和深切的理解呢。

那女孩子堅決地說：「阿，紅葉子的好樹呵！我沒有巨大的靈，也沒有勇敢的心；沒有堅決的意志，也沒有明析的理性；沒有正直的精神，也沒有深切的理解；我不過是這國裏的一個平常女子罷了，從最遠的大山裏出來的一個最平常的女子罷了。我只有一雙小腳兒，這腳已不願意再行走了；我有一顆嘆息的心，這心也不願意再跳動了。我現在走着，走到揚子江去。如果那地上的謎，那神祕的揚子江，不能把幸福給我，他會得給我在恬靜神祕的波浪中的永久的安息罷。而你呢，阿，紅葉子的好樹呵，我央求你，我再三的央求你，求你叫那清風，把我的臨別的敬禮，帶給那最高的大山，帶給山上的積雪罷；求你叫那暖熱的惠風，把我的臨別的——第一次的也是最後一次的——接吻帶給他罷，帶給臉頰慘白，容貌憔悴，嘴唇悲

哀的笑着的那青年罷，但請不要向他說起那小腳，也不要向他說起那大江……」

她走去了。那樹依舊是默着。紅葉們約悶着問道：「阿，好樹呵，阿，老年的樹呵，這被稱「爲中國女孩子」的生物已走到了大江邊上，在波浪的中心找尋安息去了。」「中國女孩子」難道是水中的生物嗎？那麼她是屬於那一種類呢？我們向來聽說有一種生物，在地上是沒有根的，只能順着波浪的意志在水中游行，難道她也是同類的生物嗎？」但是樹一句都沒有回答。

第二日早晨，江上的漁夫們在他們的網裏，撈起一個美麗的小腳女子的屍首。在那些漁夫當中，誰也不會想得到這女孩子是用了他的小腳一直從很遠很遠的山上步行到這大江的；不會想得到她是從玩弄月亮嬉戲雲霞的最高的大山上走到這裏的，更不會想得到她是來找尋幸福，找尋她的山的英雄，堅強的巖石的兄弟和驕傲的鵬的朋友的，但是最後所尋得的，却只有那個被金錢迷了心竅的青年。

阿，大江呵，地上的謎呵，神祕的揚子江呵，你拿中國的青年們變做了什麼了？你拿這國裏的青年的靈魂做成了什麼了？難道在這世界裏奴性的動物還不够多嗎？難道在這地球上勢利的畜牲還嫌太少嗎？難道在這國裏爲了金錢會得把一切都賣掉的貪得無厭的亡八羔子還有添加的必要嗎？阿，大江呵，地上的謎呵，阿，神祕的揚子江呵……

(從世界語譯出)

恩寵的濫費

丐尊譯

最近，火星上面，那真是起了非常的大騷動了。

大家都知道；火星的國民比我們地球的國民還來得年老。那裏比地球早有文明，人類也十分發達而和平，因此原是很德謨克拉西的。可是近來那裏也爲甚麼社會問題，甚麼勞動問題，起了不堪的擾亂了。

就是：有一個科學者，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發見了一個的傳說。據這傳說呢，在一直以前，那裏曾有過支配火星的一個神，這位神因爲人們很嘈雜，自己的事情又很忙，於是把各種各樣好的東西當作贈品送給人們，自己獨自隱居去了。贈品之

中，有愛的牛乳，智慧的花，還有其他種種的東西。可是到了近來，火星的國民間，發生了自己究竟是不是將神的贈品正當使用的疑問，於是就像前面所說，起了非常的擾亂來了。

譬如說：在火星中，如果要愛的牛乳或情的牛油，無論何時，只要走到牛乳店裏去，誰都可以買得。勢力的酒，戀愛的葡桃酒，同情的咖啡，不論那裏的咖啡店，都有出賣的。却是，要買這些，就是火星之中，也仍和地球上一樣，人們非有錢不可。在這裏，火星的國民之間，就起了紛擾。人們因為神贈給自己的愛情，勢力，戀愛這許多東西，非錢不能買得，覺得太不自由了，於是至於大家熱心論議：究竟不出錢，果真不能買這些東西的嗎？還是不是？

宇宙諸神，在最高的第八天上，每日清靜坐禪。不料火星的紛擾，竟傳到那裏去了。諸神吃驚了，大家齊了聲說：

『這究竟甚麼了？以前就是在第一天坐禪，也沒有別的不安，現在到了第八天，

還聽見下界的騷擾。又是地球的大愚人們在那裏開始甚麼愚蠢了罷。照這情形，無論如何，非造第九天不可了。」就叫喚年青的新成的神來：

「歐洲的戰爭這樣嘈雜嗎？還是鮑爾希維克的騷擾？快給我調查了來！」
過了一會，去調查的年青的神回來了！

「支那的騷擾，只響到第六天；鮑爾希維克的騷擾，只響到第七天；現在的騷擾，是火星的騷擾。」

於是諸神問：

「火星裏應該有神的那位神究竟在那裏幹甚麼？」

年青的神的回答是：

「火星的神，在二萬年以前已隱居了，一直住在他自己的宮殿裏，現在的火星的騷擾，說是甚麼都不知道的。」諸神大怒，吩咐年青的神說：「快把火星的神從宮殿裏叫出來！」地球的騷擾，也已經很够了！連火星也這樣騷擾！建造第九天也

可以，不過一則很費功夫；二則近來勞動者主張權利，工價很貴。究竟如何是好呢？
『諸神這樣唧咕了說。』

火星的神得知他兄長諸神召他，就倉皇奔來。兄長諸神，真是老不高興：

『火星究竟甚麼樣子？那騷擾的究竟是何事？』這樣問。毫不接頭的火星的神，見了兄長諸神的不高興，全然無法了，就分辨了說：

『我一點都不知道。諸兄長也曉得，我是個科學者，要想替諸兄長造出上等的汽水，住在研究室裏，所以國民的幹着甚麼，一點都不知道。』於是諸神又怒了：

『汽水倒不要緊，我們的能不能好好地坐禪，是最要緊的問題。從前在第一天坐了幾萬年都是很好的，近來託了你的福，坐在這裏，也還糟雜得不堪。給我胡亂地把那騷擾止住？這就是你對於兄長的第一等的孝行了。』

火星的神丁寧地向兄長諸神行了禮，回到宮殿去了。

『究竟爲甚麼那很騷擾着的？』想來也莫名其妙。於是吩咐天使，叫他從火星

的國民中，召幾個代表來。

被神召喚的代表們，不通過入那天國時必經的『完全的路』，尋了捷徑入天國，就來到神的宮殿裏。

『我在一直以前，爲了要使你們永久幸福和平，不是將必要的各樣東西給了你們了嗎？現在的那個騷擾，究竟是爲甚麼？』神這樣一問，代表們都丁寧地把頭俯下了：『那是全然如神所說，我們爲了幸福和平，確曾從神受領過各種的東西。却是近來，對於那所受領的東西的使用法，稍許有點懷疑了。』

神一聽到這回答，就大怒了：

『二萬年以來，不曾有過別的疑問，到了現在，說是懷疑來了嗎？我不是把愛的牛乳給了你們了嗎？把那個飲了，不是心地爽快，大家就會和平的嗎？你們把這忘記了嗎？』

代表們又一齊把頭俯下了：

『那是不錯的，牛乳店的人們，因為飲牛乳，所以安穩。那樣騷亂着的，是不飲牛乳的人們。』

『牛乳如果不喜歡，情的牛油不是也可以的嗎？以牛油代牛乳，大概也好罷。』

『情的牛油也是很好的東西，可是暑天變得像水一樣；冷天呢，硬得至於可以殺人，很是不能安心多用的東西。』

到了這裏，神已忘了以前的怒氣，好像也有點覺得不懂起來了：

『怪了！那麼，智慧的果物如何？那不是有點味道的嗎？』

代表們又一齊把頭俯下了：

『智慧樹的果物不知道，從果物造出來的墨水或布，是常用的。』

『也是因為不直接用果物，所以人們之間不起智慧樹所有的本來的作用嗎？』

『但是，那墨水是學者們常用的，並且採了那樹的纖維織了布，用了這布做三角或四角的帽子戴，也很流行。橫豎是要戴三角或四角的帽子的，所以就頭弄

成特別的樣子來出風頭，至於頭的內部的將生怎樣的變化，就是學者當中一時也沒有確證的人。」

「那麼勢力的酒如何？」神要調查自己贈與人們的品物中，有沒有一種於人們有用，決心用了熱心來一一地問了。代表們又一齊俯下頭來：

「爲勢力的酒，特權的勃蘭地，或合法的惠斯克所醉的人們，一味只是騷亂，無可措手。不但如此，多飲那種東西，就生出傲慢的瘡來，真是無法可救。」

神記得爲了割瘡，曾經給與過道德的缺剪的事來了：

「瘡用道德的缺剪去除，就可以了。」

可是，代表們又一齊恭恭敬敬地俯首行禮了。代表們的俯首愈恭敬，神愈想像到人們用法錯誤程度的已甚了。

「道德的缺剪在那裏作甚麼用？」

「無可分辨！用道德的缺剪的是教育者。教育者用了這缺剪，在那裏以弄短兒

蠢或勞動者的舌頭爲業。」

到這裏，神也呆着只好微笑了：

「人這東西，把所有的東西都弄得奇奇怪怪了！那麼，這些教育者弄短兒童或勞動者的時候，用的是甚麼尺度？弄到多少短？」

「用尺度的嗎？那些人們，以爲兒童，婦女或勞動者的舌頭愈短愈好，所以有少好短，就想弄短多少的。」

「那麼，戀愛的葡桃酒，沒有人飲嗎？只要如果有真飲那甘的戀愛的葡桃酒的人，火星的人生，還要好得多呢。甚麼樣以爲不是的嗎？甚麼又把頭俯下了嗎？難道戀愛的葡桃酒也用不得法嗎？」

「是的。戀愛的葡桃酒，大家飲是都飲的，一則因爲太臭，二則呢，擺得太久的時候，粘質強了，就變成所謂結婚的東西，那臭氣更是鼻所聞不得。可是，在當局的人們，偏毫不感得甚麼。真是討厭之極的。」

「呆啊！把友情的油和理想的色彩稍許擺點下去，使他不腐就好了。這樣一來，原是腐也不會，粘也不會的。」

「那裏！那個友情的油，爲裝飾門面，已經用盡；防結婚的腐敗和發粘，要用也沒分了，並且現在是小說大流行的世界，用理想的色彩做墨水去寫小說，也還不夠呢。」

「文學者寫小說，用藝術的色彩來代理想的色彩，就可以罷。」
代表們又俯首行禮了：

「那裏是這樣！藝術或美術的色彩，近來不但用之於婦女的唇頰，假裝上也用了。這現在非常的流行，連狗，猿都變成了藝術家，所以那色彩是斷不夠用的。」

「那麼，真理的油作甚麼用的呢？」

「那有各種各樣的用途。大概是文學者稍許加到墨水中去用，或者辯護士稍許嘗些在嘴裏，去滑滑他們的舌頭。此外，死刑執行人用繩造環的時候，因爲要容

易吊犯人，也畧微塗些在環的裏面。」

到了這裏，不當正經地在那裏聽着的神，也心裏驚怪起來了。代表們又一齊俯首行禮。

「那麼，正義的秤怎樣用呢？」

「那是用了去秤勞動者的重量的。因為太肥了就不好，如果太肥，非得弄他們瘦來不可。」

「那麼，正義的尺呢？」

「那是量勞動者的手和足的，因為要弄得大家一樣。勞動者如果手太長了，就要過於爭權利；足太長了，就要過於自由，無法制止。所以，手太長足太長的時候，就用了叫做法律的劍去弄得一樣平均；勢力有過多的時候，是因為頭長的緣故，也有割頭的事情。」

「但是，那麼法律的劍或正義的秤，是歸誰使用的？」

『那是飲勢力的酒的人們。』

『那麼，那種人們的手或足，歸誰來量呢？這樣把人們的手或足都切短了，再要去量手足長的人，是很難的罷。』

『那裏有誰量呢？并且那種人們，春夏秋冬，都因了季節晝夜，有着形式顏色都各不相同的道德的衣裳；此外，還有甚麼道德的手套，道德的靴，或用偽善做成的各種各樣的服裝，可以藏蓋太長的手或太長的足，所以不切掉也不要緊的。只有窮的勞動者們因為沒有錢，不能買那樣偽善的衣服或手套，有長的手足，就立刻被看見割去，無法避苦。偶然，有所謂慈善家的富人們，來同情於勞動者，在那種時候，也只給與了類乎道德的眼鏡的東西，就走開了。可是，那種東西，就是得了沒有甚麼大用的哩。』

『你們說勞動者窮，不能買道德的衣服，所以權利自由都被割奪；那麼，只要勞動者積了錢，去買了道德的衣服，不就好了嗎？這世界之中，不是到處橫着甚麼叫

做名譽，謙遜，正直等的石塊嗎？拾來磨了，就會成很好的寶石罷。何必自己歡喜窮呢？」

代表們又一齊把頭俯下了：

「那裏！就是拾了石塊來，也究竟沒有磨的時間。那是別有人當作專業在那裏磨的，到處的寶石店或都出賣，有錢的人們買了來在手上或頭上赫耀地裝飾着。那是很便利的東西，富人們有時沒錢用，就以此賭博，或到當舖裏去質押。像這像便利的東西，勞動者也一點沒有，所以貧窮是世間第一等的苦事。」

「那麼，我再問你們一椿，那個我會吩咐你們叫你們看重的宗教的藥甚樣？那是創傷可用，疾病也可用，是非常便利的東西呢？」

代表們好像有點怪異起來的樣子，大家面面相覷了：

「你說宗教的藥就是說宗教的阿片嗎？那是火星裏已經不用了。多是很多的，宗教阿片，地球上正大流行，所以正想輸出到那裏去呢。我們這裏是已經不通行

了。

「神至此已怒不可遏了：

「使用法就是錯誤，也應該有個錯誤的程度，虧你們一種一種都弄錯了！爲甚麼不知不覺地過了二萬年，到了現在偏要那樣大騷擾了？」

「實在分辯不來！那騷擾是學者引起來的，大概學者也是一時之錯引起來的罷。所以，神只要不去管他，國民就會像從前的樣子平和起來的。請求你赦了國民，聽任他們去！」

於是，神依了代表們熱心地要求，就有赦國民的意思了：

「你們既然能任意地把我所給與你們的贈品胡亂使用了！你們還是自己把用法改正罷。你們把我所給與你們的智慧能力，怎樣去運用？這是我所不管的了。不過，你們已經從下界到了這裏了，我再吩咐你們，加給你們三種贈品罷。」

說着，神拿出三種贈品來了。那贈品是自由的酒，平等的劍，同胞主義的藥。

「飲了這自由的酒，力就會從心裏湧出的。用正義的尺度去量度一切，譬如發見有傲慢的瘡，拿平等的劍來割去就是。創口或許是要痛的，這時候，把這同胞主義的藥一搽，創口就立刻全愈了。拿了回去，向國民廣爲分配啊。」神將贈品分遞給三人的代表者。

第一代表所得的是自由的酒，他將酒壺拿到手裏，覺得是非常地重的，全然窘了：

「呀！好重！有了平等的劍和同胞主義的藥作贈品，已經很够了！酒這種東西，就是沒有，也不要緊，火星裏酒已是很多了！並且，火星裏禁酒會正將興盛，（恐懼地向着神）率性把這給了地球，好嗎？」

第二代表從神受得平等的劍，這也是很重的東西，忍耐不住了，也向神說：

「我想：火星裏不是已經不用劍了嗎？誰都已經沒有攻打的事了。也給了地球，如何？地球中正起着戰爭，歐洲戰爭是來不及的了，日美戰爭裏是用得着的罷。」

第三代表拿着的是同胞主義的藥，他也對神提出抗議來：

「藥是謝謝罷。火星裏多得有餘！醫生要想給人們服，把所有的藥都造出了。最近，連藥也厭了，一般正流行着自然療法呢。這藥倒不如送給地球裏去，好不好？那裏近來正在大戰爭，藥品不足，聽說正苦着哩。」

神以前還忍着人們的麻煩，到了這時，已忍不住了

「討厭的東西！給我快去！」露出切齒的樣子來。代表們看見神的世界中也有可怕的臉孔，都窘得慄慄地，却是仍不忘記推託的口實。

「但是，我是禁酒會員，對了人們，是決不帶酒回去的。」

「我呢，是被知爲平和主義的，無論如何，不能提着劍走。」

「我是信基督教的，不便拿了藥去。」

於是，神替三個代表者想了一個妙案：

「那麼，酒交了平和主義者，劍交了基督教信者，藥交了禁酒主義者，拿了回去，

大家沒有妨礙，就好了罷。」

代表們服從了神的意見，就歸去了。

神打發了麻煩的人們回去了以後，才把安心與和平的心情回復轉來。靜靜地回到自己坐位上，拿出占卜的計數來計算了看過了一回，神現出不可說的失望的臉色立起來了：

「啣呀！自由，平等，同胞主義，是我這次因為要救濟人們賜給人們的東西。可是要在火星裏好好地行，還要過二萬年以上的年數！」神所悲的就是爲此。順便也帶把在地球上所要的年數來計算，可是神的桌上堆積滿了數目，地球底到何時才能充分地善用自由，平等，同胞主義，還沒有把握。神「呸」地吐了一口唾沫，又立起身來了。

「眼前是免不了騷亂的罷！除聽其自然以外，沒有別法。諸兄長眼前要想安靜坐禪，也不成功罷！」於是拿出紙來，寫給諸神的信：

「諸位兄長都健康嗎？近來擾亂你們坐禪，真對不起！我會盡了我的最善，想鎮定人們的騷擾，可是人們的迷妄，深而且強，無可設法；暫時決計放任，聽其自然了。坐禪的道場，我以為還是趕快建造第九天罷。漿糊顏料等，歸我這裏籌備，賞給勞動者的冰或汽水，叫地球的兄弟出罷。至於酒，聽說近來禁酒會員有許多到地獄裏去了，叫地獄擔任罷。還有，美國的開十錢店（一店之中，貨物每件價值都是十錢的商店，——譯者注）的老輩，生存的時候，也會集積了許多的金錢，近來應該已到地獄去了，吩咐他，叫他替勞動者開設十錢店，如何……？」

神的信似乎是很長的，不湊巧，洋燈熄了，後面的部分，作這話的人終於沒得看見了。

庫文方東

幸福的船

可尊譯

—

不但是我，就是近地的人們也都說從沒見過像金哥兒那樣討厭的孩子。這真是亂暴，頑固得沒法可想的小孩。對於貓狗等類的動物呢，殘忍；待比自己小的男孩和女孩呢，不親切；對於遊戲儔伴呢，不正直；對於比自己大的強的人們呢，狡猾；所以大家都憎惡他。

先生的話，不必說了；父親母親的吩咐，也一點都不聽。豈但不聽呢，還常時偏要

做相反的事情。

金哥兒的行爲太亂暴了，無論那裏的小學校，都不許他進去。

父親耐不住金哥兒的亂暴，時常有將金哥兒痛打的事。像有一次，父親氣得昏了，甚至於用了大棒將金哥兒打得幾乎氣絕。雖然如此，金哥兒不但不改好，反而愈狡猾了。最奇怪的是金哥兒無論怎樣地被父母或朋友毆打，怎樣地被窘辱，一次也沒有哭過。只有「呀呀」的聲音，一次都未曾流過淚的。

愛金哥兒的人，一個也沒有。就是貓狗，一看見金哥兒，也早竭力逃避；小孩們看見金哥兒，也立刻逃回家裏去了。並且，金哥兒的性質，似乎年紀越大越壞，在金哥兒，並沒有要好的朋友和歡喜的東西；無論對於甚麼人，甚麼物，金哥兒總說着惡口或不平。

近地的人們，大家齊說這小的孩子中憑附着大的惡魔。間壁寺院裏的和尙，甚至於說起教來，說這孩子承受着先祖的一切的冷心（忘了慈悲祇愛自己的心）。

凡是不能敬愛神或他人的人，不但自己滅亡，還豫先造就了子孫滅亡的路。父親母親見了金哥兒都很悲哀，一想起金哥兒的將來，有時竟一小時二小時只是茫然。

這樣被一切人們所憎，同時又憎一切人們之中，金哥兒到了十二歲了。金哥兒差不多不會進過學校，但無論是自己家裏或朋友家裏的書，說是金哥兒沒有一冊不讀過的。所以就是最憎惡金哥兒的人，也說金哥兒是近地小孩中最聰明的。恰好，這時我寄宿到金哥兒的家裏來了。在我，就是親切的好的小孩，也以爲煩雜的；像金哥兒那樣狡猾頑固的小孩，是更加大惡的了。所以，我從寄宿到金哥兒家裏來以後，就是過了兩三個月，也沒有和金哥兒講過一次的話。無非上樓下樓的時候，說句『哥兒早啊！』或者晚上說句『請安睡！』而已，此外沒有講過話。金哥兒的父親母親，雖然常說起金哥兒的亂暴，但我總把這樣淘氣的小孩不是自己的子弟的事，向宇宙的神感謝着。

在淘氣了以後，金哥兒時常到我房裏來，規規矩矩地讀着書，或看着立在一牀間（日本客室中掛畫或擺花瓶的部分——譯者）的三個古彫刻。在這當兒，我不覺和金哥兒談話起來了。

二

我的彫刻中，最好的是白大理石的可愛的天使。這是古希臘的彫刻，原是我祖父的東西。天使像十二歲光景的男孩子的模樣，不知在甚麼地方竟怪像金哥兒。他的笑顏中，有着引人的力。夜裏一照着月光，他的顏貌完全好像活的小孩，斷不覺得是人造的東西。金哥兒看了這天使的顏貌兩三點鐘地沉思着靜止不動。天使的旁邊，有一個創造這宇宙的神，靜坐着禪的印度的古彫刻。一看見那穩靜的顏貌，幾乎令人感到宇宙實是最平靜的世界。還有一旁，有耽着冥想的基督像，這是意大利的古彫刻。

有一天，金哥兒指着這兩個神像：

「這兩個是造宇宙的神嗎？」這樣問。「呃，是的」我回答他，於是金哥兒又開口了：

「但是，兩個人都不是裝着隨便的一無所知的臉孔嗎？」

「兩個人自己造宇宙的話，是從和尙那裏才聽見的罷。」

「那末，基督所造的宇宙，和那個印度的神所造的宇宙，不是同一的嗎？」

「呃，宇宙雖只一個，造宇宙的神豈但兩個，聽說還很有許多呢。」

「很奇怪！說是神無論甚麼都能，真的嗎？」

「說是能的。」

「從亞美利加來的牧師和日本的和尙與神主（日本行一切神事的人的總

名——譯者）之中，那種最蠢？」

「這不是哥兒所應講的話，因為誰也不會測量過這些人們的智識。」

「但是，那些人們究竟有可量度的智慧嗎？」

我用了手把他的口掩住了。

這樣的話，時常發生，於是我和那個亂暴的金哥兒就完全成了朋友了。

三

(1) 金哥兒與希臘的彫刻

金哥兒從小的時候就說頭痛頭痛，自從我寄宿在金哥兒家裏以後，這頭痛就好像一天一天地厲害起來，而且頭痛一厲害，性質也漸漸加壞了。「金哥兒的性質壞，不是甚麼神經痛的緣故嗎？」我好幾次地對着金哥兒的父親或母親這樣說，可是一聽到這話，兩人的臉就蒼白了。我以為這是很愛惜兒子的緣故，以後就甚麼都不說了。

但是金哥兒也可憐！頭痛的時候，我就領了金哥兒到我房裏來，盡力地看護他。

金哥兒說我抱着他，頭痛就差，所以我就每夜抱着金哥兒睡了。

一天夜裏，我因了未曾聽慣的奇怪的聲音覺醒了。一看，大開的窗間，金哥兒半裸了體在月光下坐着。我看見一向不曾哭過的金哥兒在那裏哭，覺得奇怪，就跳起身來：『哥兒甚麼了？』這樣一問，金哥兒仍不出聲，把天空指着。一看，月的明光中，一隻美而小的金船，對着月上昇着。船的裏面，本來在『牀間』的天使乘了對我笑着。我覺得怪了，疑心是夢，揉了眼去看，仍舊好像不是夢。於是就想不使金哥兒知道，偷看『牀間』可是天使的形影都不見了。金哥兒現了恐懼的臉色看着我：『阿哥！不看見甚麼嗎？』這樣問。『呃，不見甚麼，只有月亮。』我回答他。『呵，快到被裏來罷！受了風是不行的。』說着把金哥兒硬拉到被裏來，金哥兒那時哭着。

『哥兒究竟甚麼了？』

『我做夢了。』

『怎樣的夢？』

「我因爲不十分睡得去，看着那個天使，天使忽然動起來了。我驚了想叫起阿哥，但是天使教我不要響，和我接吻，且說：『幸福的船來迎我了，我去一去，但就來的。』說着向窗邊去了。」領了我一淘去。」我這樣求他。他說：「今夜是不成功了，幾時在幸福的船裏，會有和你一淘乘的時候罷。」說畢去了。我雖然在後追從，天使已乘了金的船向着月亮上升而去……」

四

我覺着這是奇怪的夢。就說：「哥兒！不要哭了！甚麼金的幸福的船，有的嗎？這全是哥兒的夢呢！」

「因爲曉得是夢，所以悲了哭着呢。齷齪的臭的船，不拘多少都有，但是金的幸福的船，除在夢中不能看見。無價值的亂暴的人們，很多地生存着，但是美的天使，除在夢中不能看見。我爲此沒趣。」金哥兒說着從被裏跳出來了，臉孔涕紅，眼光

可怕地閃耀着。

『阿哥，造宇宙的神真有的嗎？』

『我不曉得這種事囉。』

『阿哥曉得了許多無謂的事，不是反不曉得最要緊的事嗎？』

『在我，這不是要緊的問題囉。』

『那末，和尚或牧師說有造宇宙的神，是虛言嗎？』

『或者是真的也不曉得。牧師和尚在這上面應當比我多知道，因為這是他們的行業。』

『如果有神，爲甚麼把無價值的醜的惡的人造滿了一地球，金的船，美的天使，除了夢中不能看見呢？如果是甚麼都能的神，似乎不妨造再好些美些的世界呀。這樣無味的世界，還是不造的好。』

金哥兒這樣說了，就跳到『牀間』，捉住擺在那裏的造宇宙的印度的古彫刻

的神：『喂！你爲甚麼不好好地造世界的？不給我從新造過嗎？不能夠的嗎？』

說着，金哥兒就把神從『牀間』拖了下來，過了一會，就聽見造宇宙的神從樓梯落下的聲音了。我總以爲這是夢，只是竭力想把眼張開。這當兒，金哥兒好像風狂的樣子，捉住了基督的彫刻：『你裝着不知，也是無用的，如果不將世界替我造過。』一面說，一面開了窗，把彫刻拋了出去。我就聽那在下面磕破的聲音了。我一面這樣祝禱：『神呵！請不要落雷在這家裏！請不要用天火來燒這家！』一面想去捉住金哥兒。金哥兒倒在地上，發出可怕的痙攣來了。金哥兒的兩親，蒼白了臉，跑到我的房裏……。

兩三點鐘以後，早叫到的有名的精神病的醫生鎮好了金哥兒的痙攣，把金哥兒睡下了，向着兩親行種種的質問。醫生聽到金哥兒的祖父是精神病者的話，就說風狂的祖父這次出風狂的孫子。金哥兒的母親就卒倒了。父親運了母親下去。我問醫生：『沒有救金哥兒的方法嗎？』

五

「我是不相信奇蹟的。但是如果能够使這孩子幸福，又如果能給與這孩子滿足，在甚麼時候，這病也不能說不會好。然這究竟是不可能的事。總之，這孩子兀奮的時候，除掉給他嗎啡或鴉片以外，沒有方法。這孩子結局因了鴉片中毒而死，否則因了腦膜炎而死。除此毫無希望罷。」

醫生說了開了方子去了。我坐在金哥兒的旁邊，我也有個風狂的祖父，否定國家，忘掉家族，連自己的幸福都捨了，爲了企求人類的幸福，到終喪其生命。祖父被認爲無政府黨員，受了死刑了。裁判的時候，十個醫生之中有九個鑒定祖父是狂人，只有一個最有名的醫生，主張說不是狂人。這一個醫生的意見通過，祖父就受了死刑了。

我把眼朝着『牀間』那大理石的彫刻，依舊在那裏像謎似地笑我。

從這以後，金哥兒可憐只說頭痛，不到外面遊耍，一味在我房裏住着。一到了夜裏，就哭吵了說：『給我乘幸福的船！』亢奮得厲害的時候說：『幸福的船來了！』常常跳到窗邊去。我也立在金哥兒的旁邊，看見我『牀間』的天使漕着金的幸福的船向月上昇，覺得自己也就要成狂人了。但是，金哥兒每次問我『看見那隻船嗎？』的時候，我總回答他說：『甚麼都不見』的。金哥兒的亢奮厲害的時候，我除給他服鴉片使他睡眠以外，沒有別法。最可怕的是幸福的船來的時候，『牀間』天使的像就不見的事。那時在船中看見天使，我以為這是病眼的現象，會好幾次用手去摸『牀間』。天使總是沒有。但是過了一會，天使又在『牀間』現出，謎也似地在那裏笑我了。我想將這現象告訴醫生和這家裏的人，可是一想到祖父曾經風狂的事，就怯了氣，沒有說出來的勇氣了。

金哥兒的亢奮，一日一日地加重，鴉片的量，也不得不一日一日地加增了。這狀態如果永續下去，那末，除了像醫生所說的因藥中毒而死或因腦膜炎而死二者以外，沒有別的路，是很明白的事了。

有一夜，金哥兒好像特別地寂寞了：

「阿哥，爲甚麼，幸福的船真沒有的嗎？」

他對着我說。我看了他的病瘦的臉，可憐得不堪。

六

「哥兒！幸福的船是有的呵。美的天使也不是夢。哥兒！每夜看見的幸福的船不是夢。我也常看見的，決不相信是夢。但是幸福的船不是誰都乘得的。不像那個天使的樣子，就不能乘幸福的船。不是好的正直的孩子，決不能乘幸福的船呵。爲甚麼呢？亂暴的不正直的狡猾的孩子，在這世界誰也都不歡喜，況且在那個美的天

使所住的地方，當然沒有歡迎這樣的孩子的道理。」

「成了好孩子，我就真地能乘那個船了嗎？」

「那是的確的。」我一回答，不曉得是誰也重疊了說：「那是的確的。」我們驚了去，看出聲來的「牀間」那裏，天使微微地笑着。正在看時，天使的形像，好像消失的樣子就不見了。

開了窗，就看見月光之中金的幸福的船向着月亮上昇。

天使對我們笑着。那臉漸漸地優美了，眼裏現出從來沒有過的不思議的表情來了，性質也全變了。一向慣用亂暴的言語的金哥兒，漸漸地用起溫和的言語來，一向只管說怨言不平的，現在却無論有甚麼厭惡的事情，也毫不說不平，毫不動怒，只是笑着過去了。頭痛的病也漸漸就愈，夜間的吵擾也完全停止了。最奇怪的是金哥兒的狀貌一切的样子和「牀間」的天使全然像起來的事。

金哥兒的父親母親不必說了，凡是認識金哥兒的人們，見了這突然的奇怪的

變化，也都只有驚異。兩三禮拜以後，那個診視過金哥兒的病的有名的醫生說：

「我不相信所謂奇蹟，但是金哥兒的這樣快好，不能不說是奇蹟了。」金哥兒聽了溫和地笑着，那臉貌和天使的臉貌全然一樣。我對醫生說：

「我所最怪的是金哥兒和那個希臘的天使的彫刻相像起來的事。」

醫生出了好像怪異的臉色：

「那個彫刻？」這樣問。我回答說：「那個呵。」一面指着立在「牀間」的天使的像給他看。醫生越加出了好像被狐狸精迷祟着的臉色，且注視着我，說：「甚麼都不見。」我於是走到「牀間」，取了天使的彫刻給醫生看。

「將這天使和金哥兒比較了看！不全相像嗎？」

醫生的臉蒼白了。

突然，醫生握住了我的兩手。因為太突然了的緣故，我把天使的彫刻跌下了。我和金哥兒都「呀」地驚叫，落下的天使却沒有聲響，一瞬間，又依舊立在「牀間」。

對我們笑着了。我於是才知道天使的彫刻是幻，金哥兒和我的病是一樣的。

七

醫生測度我的脈搏，並且看着我的臉孔，問：「你的祖先之中，有患過精神病的嗎？」我回答他說：「不，一個都沒有。」實際沒有勇氣說祖父會是狂人了。醫生又好一會注視着我，既而輕輕地拍着我的肩膀，和氣地說：「那末，從你起，就將開始狂人的系統罷。」我看了醫生眼中所現出的好像夾着無端的不安和好奇心的表情，就明白地覺到這醫生才真正是繼受着狂人的血的呢。

「先生家裏是沒有精神病的系統的嗎？」

這樣帶着戲謔地一問，醫生的臉突然變色，眼中現出非常恐慌的顏色了。

於是，震着脣：

「爲甚麼問起這個來？你看來是如此嗎？」

我冷靜地回答：

「那裏，不過是戲問戲問的……。」

兩三日以後的夜裏，時計敲過十二時，我已朦朧地要睡着。睡在旁邊的金哥兒突然兩手攀住我的肩膀：

「阿哥，幸福的船已來接我，我就去了。但是和阿哥別開，總覺得沒趣。」金哥兒說着，將自己的臉貼住我的臉，出聲哭了。熱的淚落在我的臉上，這熱使我心裏都感到我疑心是夢，正想把眼張開。金哥兒繼續着說：

「我想領阿哥一淘去，但是幸福的船裏說是只能乘兩個人的。明日我獨自坐了幸福的船來接阿哥哩。阿哥爲甚麼幸福的船裏只好乘兩個人呢？應該造許多人可坐的大船才好……阿哥！再會！明日必定來接，哭是哭不得的呵！」

話一定，金哥兒就不見了。我以爲這是怪夢了，於是從寢牀起來。夜的寂靜之中，甚麼都沒有響聲，連金哥兒的睡息都聽不見。呼他「哥兒」也沒有回音，在寢牀

中搜尋，也仍舊不見金哥兒的形影。我忽然注意到半開的窗，就起來從窗間望着無限的天空。看見月光之中，美的金的幸福的船，向着月亮上升，金哥兒和「牀間」的天使在船內乘了，用了金的艙把船漕着。兩個人都在那裏看了我笑。

「阿哥，明天來的，哭是不許哭的呵！」金哥兒叫着說。

「請放心！不哭的。因為我不像哥兒……」我靜靜地回答了，只管注視那船去的方向。

八

(2) 企求人類的幸福的祖父的故事

次日朝晨，我的家裏大騷擾了。因為夜裏睡在我房裏的金哥兒不見，五六個警吏和診治過金哥兒的病的精神病的醫生，翻牀倒屋地尋覓金哥兒。并且把金哥兒不見的事查問了我好幾點鐘。可是無論被他們怎樣問，我總只回答說不知道。

金哥兒的父親和母親，都寂然地注視着我，那眼中現出不能用言語表示的希求。但是我仍不能說出金哥兒到那裏去了的事。『金哥兒乘了幸福的船昇到月中去了。』這樣的話，怎好對大家說呢？因為一被他們聽見，警吏和醫生就一定要把我送入精神病院去的。

一個警吏拿出一張相片來給金哥兒的父親看：『這不是你認識的嗎？』父親被這樣一問，就蒼白了臉，震着身體，靠近了警吏耳邊囁嚅地說：『這是我的父親。』

警吏臉色上好像要說『不出我的所料』的樣子，把頭點着。在旁默視着的那個醫生用手把我指給警吏看。警吏就默然地將那相片拿到我的面前來。一看，這就是否定國家，捨去家庭，忘了自己的幸福，爲人類的幸福犧牲自己的生命的我祖父的攝影。我只默着，因爲覺得在看着我的人們的眼中，我的臉色已經雄辯地說着我的心思了。金哥兒的父親緊緊地抱住我，說：『留意！我們是希圖人類的幸福的狂人的子孫。是爲了全人類把自己的幸福生命都犧牲了的狂人的子孫。但

是我對着這相片立誓，誓把這狂人的血統由我終止。我不再爲入精神病院或監獄而生孩子。我爲他所牽引也立誓不生孩子，於是，在屋隅哭着的金哥兒的母親也對着相片行禮，說：『我也立誓。』父親又說：

『爲社會，爲國家……』

我和金哥兒的母親也低說『爲社會……』看着這光景的人們，都只默着。

我被鑒定爲精神病者，警察方面派一警吏守在門口，防我逃走；診治過金哥兒的那個精神病科的醫生因爲要看顧我，就宿在我房裏。到了夜間，醫生好像金哥兒亢奮過的樣子亢奮起來了。忽而環行室內，忽而唱歌，忽而目視室隅好像搜尋甚麼。我已入牀想睡了，醫生來到我的旁邊，攜了我的手：『你從你祖父那裏聽到過幸福的船的話嗎？』這樣問。我驚了：『噢！幸福的船的話？』

九

「呃，幸福的船的話——那說是夜半的時候在月光中到這世界來的。」

我老實不瞞地說，『那是由希臘的小的天使駕駛着。』

「呃，呃，大概是的。」醫生繼續着說，『你知道你祖父爲甚麼受死刑的呢？』

「祖父爲了全人類，連自己的幸福生命都捨了，但是大家都說祖父是國賊。」

「大家都說你祖父是狂人，你知道嗎？」

「呃，裁判的時候，十個醫生之中，九個都說祖父是狂人，因爲還有一個最有名的醫生主張說不是狂人，這醫生的意見通過，祖父就受死刑了。如果是這件事，那是我很知道的。」

「你以爲這一位醫生是誰？」說這話的醫生，眼睛異樣地迴動，我就怕起來了。

醫生又繼續着說：

「你祖父知道幸福的船的祕密，如果要乘，無論何時都可以乘得的。」

「爲甚麼這樣的事你知道？」

「我的父親曾入那個團體，而且我也……幸福的船的祕密，原是那個團體的祕密，可是你祖父後來將這作爲自己一人的祕密了。父親入那個團體的時候，你祖父原相約教他幸福的船的祕密，却是到終沒有實踐這個約束。一心只希望乘幸福的船的父親，結果成了狂人，在精神病院裏死了。父親死的時候，鄭重地遺囑我：不拘用了甚麼手段都可以，總須從你祖父那裏探出幸福的船的祕密，將這祕密告訴會員全體。持着「我是我」的標語的會員，都請求你祖父，想早些傳得祕密，可是無論怎樣說，你祖父總不答應。」

「爲甚麼呢？」

「知道幸福的船的祕密的會員，大概說是一定是乘了這個船去的。但是團體的目的，並不在自己一人乘了幸福的船離世，乃在希求全人類的幸福的。我以爲你祖父爲此不肯洩示祕密，於是……」

「於是把祖父賣給政府了嗎？」醫生默着點頭。「究竟賣了多少？」醫生默着。

夜漸漸深來，醫生又繼續說了：

「裁判的時候，我會對你祖父說：如果肯告我幸福的船的秘密，我也和那九個醫生一樣，說是狂人，救出你祖父的生命。但是……。」

十

「與其被說是狂人，還是潔白地死了好得多囉。」

「我以爲你祖父後來必定是乘了幸福的船逃去的。」

「爲甚麼不逃呢？」

「既是希求人類的幸福的人，大概是不會做這種事的。別的會員後悔了攻擊我，於是大家懇求你祖父說對全體會員不告訴幸福的船的秘密也可以，只求告訴這個醫生。（就是我）。我呢，於是想要打算將你祖父弄成狂人，從精神病院盜出，叫他逃到亞美利加去。我大概是以爲，就是乘了幸福的船離開了這世界，於世

界也沒有甚麼別的損罷。他們雖然持着「我是我」的標語，却恨我，說是個人主義者，甚至於將我當作主義的叛徒。」

「祖父將幸福的船的祕密告訴了你了嗎？」

「呃，因為古的希臘的天使的彫刻中有着那個祕密，你祖父替我寫了把這彫刻讓渡給我的讓渡書了。」

「那末，你救了我祖父的生命了嗎？」

「我背了約束……你把我當作罪人嗎？」我茫然了不回答，醫生又繼續着說：「否定國家，忘掉家庭，連自己的幸福都捨了去，希圖人類的幸福；要把這說是狂人的行爲，我究竟不能夠。你以為我的身體中流着狂人的血的嗎？」

如果看見他那個閃爍的眼，沸熱的臉，誰都不免要認醫生是狂人罷。

「但是，這個祕密怎樣了？」這樣一問，醫生簡單地回答說：「交給了那些人們了。」那末，那些人們怎樣了？」我問。

「他們拿了天使的彫刻逃了。」

「用了幸福的船？」

「呃，是的。據你祖父說，那個天使的彫刻中，有着使全人類幸福的計劃的。不過天使和那些人們裏面的一人，後來都沒得看見了。」

說畢，醫生把眼向着「牀間：『那個天使現在還在那裏立着嗎？』低聲地說。

「不，已經去了。」

「到那裏……？」

「不知道囉，多半不是升到月裏去了嗎？」

「乘了幸福的船？」

「呃，大概。」

「而且帶了金哥兒一淘？」

「呃，是的罷。」

十二點敲了，四圍靜寂了。

「你以爲幸福的船，是狂人的囈語嗎？」我問醫生。

十一

「我和其他學者，都以爲這是現代發生的一種的社會的精神傳染病，但是像金哥兒和你，不能不說的確是遺傳着這病的。」

「但是，你呢？」

「我在後要感染也未可知，現在却覺着沒有甚麼。我想把你從警察方面救出，但是你不要忘記這病是既要遺傳又要傳染的呵。」

「放心！這樣的事，即使要忘記也大概是忘記不掉的囉。」

醫生睡熟了。我一點都睡不去，就靜悄悄地起來開了窗。因煩惱的心情而痛的頭，覺得火一樣熱；充滿着悲哀寂寞的胸，好像要破裂了。我眼看着一片清美的天

空，只希望再與金哥兒相會。

突然，金哥兒乘了幸福的船，就在窗外現出。

「阿哥！快乘了這船去罷。快到幸福的國裏去罷。」這樣喊着。我不答應，金哥兒怪異了，問：「爲甚麼不去？」我說：「只有兩個人好乘的幸福的船，我不願乘囉。」

「但是，幸福的船都是小的，大概只有一兩個人好乘，最大的也不過乘五六個人的。天使說那種大船是家族用的，但是那種船不大常見。在這世界中普通所用是乘一人或兩人的。天使却說是儘足夠用了呢。」

「只有一兩個人好乘的船，我不願乘。非得全人類都可乘的幸福的船，我不願乘啊。」金哥兒驚異了說：「那樣的船真是沒有啊。」「不可不有那樣的船。」我這樣說。金哥兒看着我的臉，好一會，握了我的手：

「我們孩子們非造那種船不可的嗎？」我默着。

「我想趕快造那樣的船。」金哥兒說着跳入幸福的船去。

「但是阿哥，要造那樣的船，或者要費幾千幾萬年，也未可知呵。」

「時間就是費多少，也不要緊呀。」

金哥兒把船漕動了，又回顧着我：

「呃，阿哥如果要乘小的船，不拘何時，我都來接的。」

恰好這當兒，我覺得有人立在我的後面，回頭一看，醫生出了幽靈樣的可怕的面色，默然地立着。

我指着向月光中高升的幸福的船：

「看見那個船嗎？」這樣問。

醫生默着點頭。

「那末，聽見了金哥兒的聲音嗎？」

醫生又點頭。

「還有，你現在仍舊以爲我是狂人嗎？」

「不但你，我也變了狂人了。」醫生最後這樣說了，就走出室外去了。

我將睡去的時候，胸中曾希望這次睡眠永遠繼續。然而朝晨來了。太陽高升，人和鳥都離了寢牀，我不知道爲甚麼却不想起來。有人叩門了，「請進來。」隨着這聲音，警吏招呼着開口來：

「昨天種種對不起你的事件，警察方面已經曉得弄錯。你已是自由的身體了。」我怪了，以爲不是夢嗎？

「說是我的事件明白了，我已是自由的身體了！」

「呃，如數明白了。治療金哥兒的醫生，昨夜服毒死了。死的以前，送遺書給警察，才曉得金哥兒的不見，實由於醫生的惡計。」我更怪了。

「如果如數明白，那末究竟金哥兒怎樣了？」

「這還沒有明白，恐怕在後也不見得會明白罷，因為重要的醫生已經死了。不過那個醫生對於你家會有過怨，這是已明白的。總之，你已自由了。」警吏去了，我只管茫然地在牀上坐着。

這事件發生以後，過了幾年了。以後還要經過幾十年罷。可是那時的念頭，到現在還燒着腦，那時的感覺，到現在還痛着我的胸。因此，不能忘記捨了自己的幸福生命圖全人類的幸福的狂人的血，在我血管中流着的事。

我是獨身，也沒有朋友，連求朋友的意思也沒有。即使偶然有了朋友，愈愛這個人，愈不能不在這可怕的病未傳染以前，和他離開。有時我耐不住了，以為只能乘兩個人的幸福的船也好，叫來乘了離去這個世界罷！這樣的決心，也有過好幾次。我如果叫起來，幸福的船是必定來的。那隻船的祕密，雖然和那圖全人類的幸福

的狂人的血，都交付着我，但我到現在從沒有叫過幸福的船。

我祖父也以爲被稱爲國賊，被處死刑，比乘了那小的只能乘兩個人的幸福的船從這世界逃去，來得正當罷。這也是可詛咒的遺傳病的緣故。但是，最寂寞的時候，我看見大的船——可以乘全人類光景的大的幸福的船。而且這並不在遠。凡是人間，不是兩個兩個，不是一家族，就要將全人類當作了一家族，乘了幸福的船到幸福的國裏去，是無疑的。

但是，我沒有把這船給別人看的勇氣，——我怕一定要從人們的口中，聽到這是腦病的作用，是圖全人類的幸福的狂人的幻覺等類的話。連對諸位希望幸福的船快來的氣力也沒有。

載了全人類到幸福的國裏去的那個船，幾時來呢？

庫文方東

東方文庫目錄

- 〔1〕辛亥革命史
- 〔2〕帝制運動始末記
- 〔3〕壬戌政變記
- 〔4〕歐戰發生史
- 〔5〕大戰雜話
-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 〔7〕華盛頓會議
- 〔8〕俄國大革命記略
- 〔9〕勞農俄國之考察
- 〔10〕蒙古調查記
- 〔11〕西藏調查記
-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 〔13〕世界風俗談
-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 〔15〕中國改造問題
- 〔16〕代議政治
-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 〔18〕領事裁判權
- 〔19〕新村市
- 〔20〕貨幣制度
- 〔21〕社會政策
- 〔22〕合作制度
- 〔23〕農荒豫防策
- 〔24〕近代社會主義
-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 〔26〕社會主義神髓
- 〔27〕婦女運動(二冊)
-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 〔29〕家庭與婚姻
- 〔30〕新聞事業
- 〔31〕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 〔32〕中國社會文化
- 〔33〕哲學問題
- 〔34〕現代哲學一掃
-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 〔36〕心理學論叢
- 〔37〕名學稽古
- 〔38〕近代哲學家
- 〔39〕柏格遜與歐根

- [40] 克魯泡特金
- [41] 甘地主義
- [42] 戰爭哲學
- [43] 處世哲學
- [44] 羅素論文集(二冊)
- [45] 究元決疑論
- [46] 科學基礎
- [47] 宇宙與物質
- [48] 相對性原理
- [49] 新曆法
- [50] 進化論與善種學
- [51] 迷信與科學
- [52] 笑與夢
- [53]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 [54] 食物與衛生
- [55] 石炭
- [56] 鑄錠
- [57] 飛行學要義
- [58] 科學雜俎(四冊)
- [59] 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 [60] 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 [61] 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 [62]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 [63] 近代戲劇家論
- [64] 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 [65] 但底與哥德
- [66] 莫泊三傳
- [67] 美與人生
- [68] 藝術談概
- [69] 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 [70] 國際語運動
- [71] 考古學零簡
- [72]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 [73] 元也里可溫考
- [74] 東方創作集(三冊)
- [75] 近代英美小說集
- [76] 近代法國小說集(三冊)
- [77] 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 [78] 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 [79] 近代日本小說集
- [80]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 [81] 枯葉雜記
- [82] 現代獨幕劇(三冊)

The Sketches of a Withered Leaf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東方交庫）
枯葉雜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BC
12.88
7